

醒世姻緣傳

下

西周生・輯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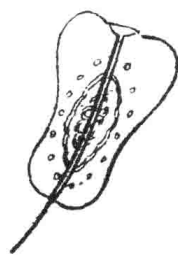


醒世姻缘傳

下

袁世碩

邹宗良·校注
西周生·辑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第五十一回

程犯人釜鱼漏网 施囚妇狡兔投罗

天地寥寥阔，江湖荡荡空。乾坤广大尽包容。定盘打算、只不漏奸雄。 杀人番脱底，渔色巧成凶。安排凡事听天公。要分孽镜、情法果曾同？

——右调《南柯子》

再说武城县里有一人，姓程名谟，排行第三，原是市井人氏。弟兄六个，程大、程二俱早年亡故，只剩弟兄四人。独程谟身長八尺，面大身肥，洗补网巾为业，兼做些鼠窃狗盗的营生，为人甚有义气。他那窃取人家物件，也不甚么瞒人。人有可惜他的，不与他一般见识；有怕他凶恶的，又不敢触他的凶锋。大酒块肉，遇着有钱就买，没钱就赊，赊买不来就白白的忍饥。邻舍家倒是那大人家喜他，只是那同班辈的小户甚是憎恶。

紧邻有个厨子，名唤刘恭，也有八尺身躯，不甚胖壮，一面惨白胡须。三个儿子，大的叫是刘智海，第二的是刘智江，第三的是刘智河。这个刘恭素性原是个歪人，又恃了有三个恶子，硬的妒，软的欺，富的嫉忌，贫的笑话，嘴尖薄舌，谈论人的是非，数说人的家务，造言生事，眼内无人，手段又甚是不济。人家凡经他做过一遭的，以后再叫别的厨子，别人也不敢去，他就说人抢他的主顾，领了儿子截打一个臭死。最可恶的，与人家做活，上完了菜，他必定要

到席上同了宾客上坐。

一个蔡逢春中了举，请众乡宦举人吃酒。他完了道数，秃了头，止戴了一顶网巾，穿了一件小褂，走到席前，朝了上面拱一拱手，道：“列位请了！这菜做的何如？也还吃得么？”众客甚是惊诧。内中有一位孟乡宦，为人甚是洒落，见他这个举动，问说：“你是厨长呀？这菜做的极好。请坐吃三钟，何如？”刘恭道：“这个使的么？”孟乡宦道：“这有何伤？咱都是乡亲，怕什么的？”他便自己拉了一把椅子，炤席坐下，众人愕然。孟乡宦道：“管家，拿副钟箸儿与厨长。”他便坦然竟吃，狠的蔡举人牙顶生疼。客人散了酒席，一个帖子送到武城县，二十个大板，一面大枷枷在十字街上，足足的枷了二十个日头，从此才把他这坐席的旧规坏了。

他的儿子都是另住，他与他的老婆另在一个路东朝西的门面房内，与程谟紧紧间壁。这个老婆天生天化，与刘恭放在天平秤兑，一些也没有重轻。两口子妄自尊大，把那一条巷里的人家，他不论大家小户，看得都是他的子子孙辈。

他门前路西墙根底下，扫除了一搭子^①净地，每日日西时分，放了一张矮卓，两根脚凳设在上下，精精致致的两碟小菜，两碗熟菜，鲜红菘豆水饭，雪白的面饼，两双乌木箸，两口子对坐了享用。临晚，又是两碟小菜，或是肉鲜，或是鲞鱼，或是咸鸭蛋，一壶烧酒，二人对饮，日以为尝。夏月的衣服还也炤尝，惟是冬年的时候，他戴一顶绒帽、一顶狐狸皮帽套，一领插青布蓝布里绵道袍，一双皂靴，撞了^②人趾高气扬，作揖拱手，绝无上下。所以但是晓得他的、见了他的，再没有一个不厌恶痛绝。

① 一搭子——一段。

② 撞了——遇见、碰上。

这程谟做些不明白的事件，他对了人败坏他行止。人家不见些甚么，本等不与程谟^①相干，那失盗之人也不疑到程谟身上，偏他对人对众倡说必定是程谟偷盗。程谟一时没有饭吃，要赊取些米面，不是汉子，就是老婆，只除他两口子不见就罢，教他看见，他必定要千方百计破了开去^②。

一日，一个粿米豆的过来，程谟叫住，与他讲定了价钱，说过次日取钱。那粿粮的人已是应允，程谟往里面取升，这刘恭的老婆对了那粿粮的人把嘴扭两扭，把眼挤一挤，悄悄说：“他惯赊人的东西，不肯还人的钱价。要得紧了，还要打人。”程谟取出升来，那粿米豆的人变了卦，挑了担子一溜风走了。程谟晓得是他破去，已是怀恨在心。过了半日，又有一个卖面的过来，程谟叫住，又与他讲过要赊，那卖面的满口应承。程谟进房取秤，又喜刘恭两口子都又不在跟前，满望赊成了面，要烙饼充饥。谁知那刘恭好好在屋里坐着，听见程谟赊面，走出门前，正在那里指手画脚的破败，程谟取秤出来，撞了个满面。卖面的挑了担就走，程谟叫他转来，他说：“小本生意，自来不赊。”头也不回的去掉了。

程谟向刘恭说道：“你这两个老畜生也可恶之极！我合你往日无仇，今世无冤，我合你是隔着一堵墙的紧邻。我没生意，一日不得饭吃，你升合不肯借我也自罢了，我向人赊升米吃，你老婆破了；我等了半日，再向人赊斤面吃，你这贼老忘八羔子又破了我的！”

看官听说，你想这刘恭两个雌雄大虫，岂是叫人数落、受人骂“老忘八羔子”的人？遂说：“没廉耻的强贼！有本事的吃饭，为甚么要赊人的东西，又不还人的钱价？叫人上门上户的嚷叫，搅扰我

① 程谟——同本作“陈谟”，据上下文校改。

② 破了开去——同本作“破不开去”，据文意酌改。

紧邻没有体面！是我明白叫他不睬与你，你敢咬了我的鸡巴！我还要撵^①了你去，不许你在我左边居住哩！”程谟不忿，捏起盆大的拳头，照着刘恭带眼睛鼻子只一拳。谁知这刘恭甚不禁打，把个鼻子打偏在一边，一只眼睛乌珠打出吊在地上，鲜血迸流。刘恭的老婆上前救护，被程谟在脖子上一脚，踢的跌了够一丈多远，睡在地上哼哼。程谟把刘恭像拖狗的一般拉到路西墙根底下，拾起一块棒椎样的瓮边，劈头乱打，打得脑盖五花迸裂、骨髓横流。众街坊一来惧程谟的凶势，实是喜欢这两个歪人一个打死，一个偿命，清静了这条街道。

程谟见刘恭死停当了，对着众人说道：“列位高邻，我程谟偿了刘恭的命，刘恭被我送了命，一霎时替列位除了这两害，何如？”众人说道：“你既一时性气做了这事，你放心打官司。你的盘缠，我程嫂子的过活，你都别管，都在俺街里身上。”程谟趴倒^②地，替众人磕了顿头，佯长跟了地方总甲去了。众人感他除了这刘恭的大害，审录解审，每次都是街里上与他攒钱使用，还有常送东西与他监里吃的。他的媳妇子虽是丑陋，却不曾嫁人，亦不曾养汉，与人家看磨做活，受穷苦过。程谟驳了三招，问了死罪，坐在监中成了监霸，倒比做光棍的时候好过。

一年，巡按按临东昌，武城县将监内重犯仝了长解，押往东昌审录。别个囚犯的长解偏偏都好，只有这程谟的长解叫是张云、一个赵禄，正路上把这程谟千方百计的凌辱。一日五六顿吃饭，遇酒就饮，遇肉就吃，都叫程谟认钱。晚间宿下，把程谟绳缠锁绑，脚链手扭，不肯放松。程谟说道：“我又不是反贼强盗，不过是打杀了人，问了抵偿。我待逃走不成？你一路吃酒吃肉，雇头口，认宿钱，

① 撵——“撵”的借字。赶。

② 趴倒——同本作“叭倒”，据文意酌改。

我绝不吝惜，你二位还待如何，只这般凌虐？我程谟遇文王施礼乐，遇桀纣动干戈，你休要赶尽杀绝了！”张云、赵禄说道：“俺就将你赶尽杀绝，你敢怎么样？”程谟说道：“谁敢怎么样的？只是合二位没有仇，为甚么二位合我做对的紧？”张云对赵禄道：“且别与他说话，等审了录回来，路上合他算帐！‘鼻涕往上流’，倒发落起咱来了！”

到了东昌，按院挂了牌，定了日子审录。张云、赵禄把程谟带到察院前伺候。程谟当着众人，就要脱了裤子阿^①屎。众人说：“好不省事！这是甚么所在？你就这里阿屎！叫人怎么存站^②？”程谟说：“你看爷们！我没的不是个人么？这二位公差，他不依我往背净处解手，我可怎么样的？”别的解子们都说张云、赵禄的不是：“这是人命的犯人，你没的不叫他阿屎？这叫他阿在这里，甚么道理？”张云见众人不然^③，同了赵禄，押了程谟到一个空阔所在解手。

程谟看得旁边没有别人，止有二人在侧，央张云解了裤，墩下阿完了屎，又央张云与他结裤带。他将长枷梢望着张云鼻梁上尽力一砍，砍深二寸，鲜血上流，昏倒在地。赵禄上前扯他的铁镣，程谟就势赶上，将手扭在赵禄太阳穴上一捣，捣上了个碗大的窟窿，晕倒在地。程谟在牌坊石坐上将扭磕开，褪出手来，将脚上的铁镣拧成两截，提起扭来望着张云、赵禄头上每人狠力一下，脑髓流了一地，魂也没还一还，竟洒手佯长往酆都去了。程谟手里拿着磕下来的手扭做了兵器，又把那断了的脚镣开了出来，放开脚飞跑出城。

有人见两个公差打死在地，一片长板丢弃在旁，报知了武城知

① 阿——同“屙”，排泄。

② 存站——立身，站得。

③ 不然——认为不应该，看不下去，即“不以……的做法为然”。

县。差人察验，知是走了程谡，四下差人跟捉，那有程谡的踪影？只得禀知了按院，勒了严限拿人。番役都上了比较，搜捕的万分严紧。

有人说：“程谡的那个老婆，在刑房书手张瑞风家管碾子，只怕他知情也未见得。”三四个公人寻到那里。其实张瑞风家^①把程谡的老婆叫将出来，众人见了这个蓝缕^②丑鬼的模样，自然罢了。谁知合该有事，天意巧于弄人。张瑞风家抵死赖说没有程谡的老婆在家，这些差人越发疑心起来。又兼这张瑞风衙门里起他的绰号叫是“臭虫”，人人都恼他的。众人齐声说道：“这是奉上司明文，怕他做甚？到他里面番去！”

倒不曾搜着程谡的老婆，不端不正刚刚撞见一个三十以下的妇人，恰原来是那一年女监里烧杀的小珍哥。众人看见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说：“这不是晁源的小老婆小珍哥是谁？没的咱见鬼了？”小珍哥一头钻进屋去，甚么是肯出来。众人围住了房门，说道：“刚才^③进去的那位嫂子，俺好面善，请出来俺见一见。”

张瑞风的老婆在帘子里面说道：“这是俺家的二房，临清娶的，谁家的少女嫩妇许你这们些汉子看？你拿程谡，没的叫你看人家老婆来么？”众人道：“这说话的是张嫂子呀？俺刚才见的那妇人，是监里晁监生的娘子，众人都认的是真。你叫他出来，俺再仔细认认，要果然不是他，等张师傅来家，俺众人替他磕头陪礼。他要再不饶，俺凭他禀了大爷，俺情愿甘罪。你必欲不叫他出来，俺别的这里守着，俺着一个去禀了大爷来要他。”张瑞风娘子道：“小珍哥托生了这八九年哩，如今又从新钻出他来了？你列位好没要紧！你不过说当家的没在家，得空子看人家老婆

① 张瑞风家——山东方言，张瑞风的老婆。

② 蓝缕——同本作“蓝缕”。“缕”与“缕”盖因形近而讹，据文意酌改。

③ 刚才——同本作“刚撵”。“撵”与“撵”盖因形近而讹，据文意酌改。

呀!”众人说:“这意思不好!私下干不的!俺这里守着,着一个稟大爷去!”

果然着了一个姓于名桂的番役,跑到县里稟说:“小的们打听程谟的老婆在刑房书办张寿山家支使,小的们扑到那里,张书办没在家,他家回说程谟的老婆没在他家。小的们竟到他里边番去,没番见程谟,只见一个媳妇子,通似那一年监里烧杀的施氏。小的们待认他认,他钻在房里,必不肯出来。张书办媳妇子发话,说小的们因他汉子不在家,乘空子看他老婆哩。”

县公问说:“这施氏是怎么的?”于桂稟说:“这施氏是个娼妇,名叫小珍哥,从良嫁了晁乡宦的公子晁监生。诬枉他嫡妻与僧道有奸,逼的嫡妻吊死了,问成绞罪。九年前女监里失火,说是烧死了,如今撞见了这妇人通是他。小的们一个错认罢了,没的小的们四五个人都眼离^①了不成?”县公问说:“那时烧死了,有尸没有?”于桂说:“有尸。”县公说:“尸放了几日才领出去?只怕尸领得早,到外边又活了。”于桂道:“若是那个尸,没有活的理,烧得通成灰了。”县官问:“尸后来怎么下落了?”于桂说:“晁乡宦家领出去埋^②了。”县官说:“晁乡宦家见烧得这等,也不认得了。叫张寿山来!”同房说:“他今日不曾来。”

县官拔了两枝签,差了两名快手,从院里娼妇家寻得他来。快手也只说县官叫他,不曾说因此事。张瑞凤来到,县官问说:“晁监生的妾小珍哥说是烧死了,如何见在你家?”张瑞凤神色俱变,语言恍惚,左看右看,回说:“小珍哥烧杀了九年多了,没的鬼在小的家里?”县官说:“奴才!你莫强辩!”差了于桂,叫拿了他来,叫

① 眼离——看错,认错。

② 埋——同本作“理”。“埋”与“理”盖因形近而讹,据文意酌改。本回“埋”字多误作“理”,以下径改,不再出校记。

张寿山跪在一傍伺候^①。待不多一会，将珍哥拿到。

县官问说：“这果然是小珍哥么？”小珍哥不答应，只管看张寿山。张寿山说：“这是小的临清娶的妾，姓李，怎是小珍哥？这人模样相似的也多，就果真是小珍哥，这又过了九年，没的还没改了模样？就认得这们真？”于桂等众人说道：“就只老相^②了些，模样一些也没改。”县官教拿夹棍夹起。珍哥说：“你夹我怎么呀？我说就是了。那年烧杀的不是我，是另一个老婆。我趁着失火，我就出去了。”县官说：“你怎么样就得出去？”珍哥指着张瑞风道：“你只问他就是了。”

这县官是个有见识的，只在珍哥口里取了口辞，岂不真切？果被他哄了，叫上张瑞风审问。他支吾不说，套上夹棍，招称：“九年前一个季典史，叫是季逢春，每日下监。见珍哥标致^③，叫出他一个门馆先生沈相公到监里与小珍哥宿歇，又叫出一个家人媳妇到监伏事。一日，女监里失了火，那家人媳妇烧杀了，小珍哥趁着救火人乱，季典史就乘空把他转出去了，那烧杀的家人媳妇就顶了小珍哥的尸首，尸亲领出去埋了。后来季典史没了官回家，小珍哥不肯同去，留下小的家里。这是实情。”小珍哥掉了张瑞风的口气跟了回话，再不倒口。

县官据了口辞，申了合干上司，行文到季典史原籍陕西宝鸡县，提取季典史并沈相公、烧死媳妇子的本夫。这季典史家事极贫，年也甚老，那有甚么沈相公、家人娘子的夫主？本处官府追求不出，只得将季典史解到山东。

季典史极力辩洗，经了多少问官，后经了一个本府军厅同知

① 伺候——同本作“伺侯”，据文意酌改。

② 老相——年纪显大。

③ 标致——同本作“標致”。“標”与“標”盖因形近而讹，据文意酌改。

才问出真情，方与这季典史申了冤枉。审得张瑞风自从珍哥进监，他倚恃刑房书办，垂涎珍哥姿色，便要谋奸。只因晁源见在，一惧晁源势力，不敢下手；一因晁源馈送甚厚，不好负心。后晁源已死，又因晁源家人晁住时尝进监与珍哥奸宿，张瑞风将晁住挟制殴打，将珍哥上匣凌虐，珍哥随与张瑞风通奸情厚。珍哥在监内，晁源在日原有两个丫头并晁住媳妇在监伏事。晁源死了，晁源母晁宜人将丫头、媳妇俱叫出监去。张瑞风随买了一个算卦的程捉鳖老婆在内与珍哥支使。买通了监里的禁子刘思长、吴秀、何鲸，哄的程捉鳖老婆吃醉了酒，睡熟的珍哥炕上，放起火来，将程捉鳖老婆烧死在内。珍哥戴了帽子，穿了坐马，着了快鞋，张瑞风合三个禁子做了一路，羽翼了珍哥，趁着救火走出，藏在张瑞风家内。张瑞风要瞒人耳目，故意往临清走了一遭，只说娶了一个妾。报了珍哥烧死，尸亲领出葬埋。天网不疏，致被捉获。申明了上司。

季典史完得官司，因年老辛苦，又缺盘费，又少人服事，衣食不敷，得病身死。还亏了几个旧时衙役攒了几两银子与他盛殓，送了他棺木还乡。张瑞风问了斩罪，三个禁子都问了徒罪，程捉鳖坐了知情^①，也问了绞罪。由县解府，由府解道，张瑞风合珍哥各人六十板，程捉鳖合三个禁子每人四十板。过了两日，张瑞风棒血攻心死了。又过了一日，程捉鳖也死了。那日珍哥打得只剩了一口油气^②，万无生理，谁知他过了一月，复旧如初。

晁夫人闻知此事，不胜骇异，也绝没人去管他。有人叫晁夫人把程捉鳖的老婆掘了出来，晁夫人道：“人家多有舍义冢^③舍棺木的，既是埋了，况又不在自己地内，掘他怎么？”

① 坐了知情——以知情不报论罪。

② 油气——同本作“由气”，据上文酌改。

③ 舍义冢——同本作“含义塚”，据文意酌改。

珍哥这事传了开去，做了山东的一件奇闻^①。珍哥此番入监，晁家断了供给，张瑞凤又被打死，只得仰给囚粮，苟延残命，衣服蓝缕，形容枯槁。谁知这八百两银子聘的美人，狼籍得也只合寻常囚犯一般。

第二年，按院按临本县，报了文册，临期送审。珍哥身边一文也无，又没有了往时的姿色可以动人怜爱，这路上的饭食、头口何以支持？审录必定要打，打了如何将养？把一个生龙活虎倚了家主欺凌嫡室的心性也消磨得尽净。无计可施，只得央了一个禁子走到晁家门上，寻见了晁凤，叫他转央晁夫人看晁源的情分，着个人炤管审录。

晁夫人道：“我也只说这块臭肉，天老爷已是消灭了。谁想过了这们几年，从新又钻出来臭这世界！我不往家里揽这堆臭屎！我已是给他出过殡埋过他了，他又出世待怎么！谁去炤管他！晁凤，你要房钱去，凑二两银子你送给他，叫他拿着来回盘缠。你再问他：‘这往后也过不出好日子来了，还活着指望甚么呢？趁着有奶奶，只怕还有人妆裹你；若再没了奶奶，谁还认的你哩？这去审录，说甚么不打四五十板子，这是活着好么？’”

晁凤问住房子的人家要了二两银，到了监里见了珍哥。穿着一条半新不旧的蓝布裤，白布膝裤子，像地皮似的两根泥条裹脚，青布鞋，上穿着一领蓝补丁小布衫，黄瘦的脸，蓬着头，见了晁凤，哭的不知怎么样的，说：“我待怎么？可也看死的你大爷分上！奶奶就下的这们狠，通也就不理我一理儿！”

晁凤说：“你别怪奶奶。你干出甚么好事替奶奶挂牌扁哩，指

① 做了山东的一件奇闻——校注者检得明谈迁《枣林杂俎·和集·借尸脱囚》云：“崇祯五年，高平典史张□□，悦囚妇许氏，借丐妇尸为许氏，阴匿于官舍。秩满还富平，隶人发其事。逮张至，抵死。”此即第四十三回与本回事之所本。由谈迁所记，知此事发生于山西高平，作者在小说中将其移至山东武城。

望奶奶理你？那年烧杀的说是你，奶奶买的杉木合的材，买的坟地，请了僧人念的经，二叔还持服领斋。谁都想便宜了别人，后来又钻出这们等的！这是二两银子，奶奶叫送与你来回盘缠。奶奶说：往后的日子也没有甚么好过的了，叫你自己想哩。”珍哥接了银子只是哭，又问：“晁住这贼忘恩负义的强人在那里哩？”晁凤说：“管坟上庄子的不是他么？吃的像个肥贼是的。”珍哥哭着骂道：“我待不见那忘八羔子哩！事到其间，我也不昧阴了。你大爷在日我就合他好，如今就一点情分儿也没了，影儿也不来傍傍！怕牢瘟染上他呀？”

晁凤道：“你可别怪他。从那一年惹了祸出来，奶奶许过，他再到这监里来，奶奶待拧折他腿哩！”珍哥说：“他就这们听奶奶说？奶奶就每日的跟着他哩？你替我上覆奶奶，你说我只没的甚么补报奶奶。明日不发解，后日准起解呀！要是审录打不杀回来，这天渐渐的冷上来了，是百的望奶奶扎刮扎刮我的衣裳，好歹只看着你大爷分上罢！”晁凤长吁口气道：“我说可只是你也看看大爷的分上才好哩！”珍哥说：“我怎么不看大爷的分上？”晁凤说：“你坐监坐牢的已是不看分上了，又在监里养汉，又弄出这们事来！你亲口说养着晁住哩！这是你看分上呀？”珍哥道：“这倒无伤。谁家娶娼的有不养汉的来？”晁凤到家，回了前后的话。

果然次日武城县将监内重囚逐名解出。小珍哥有了这二两银子，再搭上这随身的宝货，轻省到了东昌，伺候按院审录。长解与他算计，把查盘推官的皂隶都使了银子，批打时好叫他用情。不料按院审到珍哥跟前，二目暴睁，双眉直竖，把几根黄须扎煞^①起来，用惊堂木在案上拍了两下，怪声叫道：“怎么天下有这等尤物！还要留他！”拔下八枝签，拿到丹墀下面，鸳鸯大板共是四十，打得皮

① 扎煞——山东方言，形容张开的样子。

开肉绽，鲜血汪洋，只剩一口微气。原差背了出来，与他贴了膏药，雇了人夫，使门板抬了他回去。离县还有五里，珍哥恶血攻心，发昏致命，顷刻身亡。差人禀了县官，差捕衙相验明白，取了无碍回文，准令尸亲领葬。晁夫人闻知，差了晁凤、晁书依还抬到真空寺里，仍借了僧房，与他做衣裳，合棺木，念经发送，埋在程捉鳖老婆身傍。

却说珍哥自从晁源买到家中，前后里外整整作业了一十四年，方才这块臭痞割得干净。可见为人切忌不可取那娼妇，不止丧了家私，还要污了名节，遗害无穷。晁源只知道挺了脚不管去了，还亏不尽送在这等一个严密所在，还作的那业无所不为。若不是天公收捕了他去，还不知作出甚么希奇古怪事来！真正：

丑是家中宝，俊的惹烦恼。再要娶娼根，必定做八老^①！

这晁源与珍哥的公案至此方休，后面再无别说。

① 八老——娼妓的假父或妓家的仆役，俗称“王八”。

第五十二回

名御史旌贤风世 悍妒妇怙恶乖伦

芝草何尝有种？甘泉从古无源。灵秀偏生白屋，凶顽多出朱轩。名曰妇姑夫妇，实为寇敌仇冤。请看薛家素姐，再观张氏双媛。

再说狄希陈自从与孙兰姬相会之后，将丢吊之相思从新拾起。若是少年夫妇琴瑟调和，女貌郎才，如鱼得水，那孙兰姬就镇日矗在面前，也未免日疏日远。争奈那薛素姐虽有观音之貌，一团罗刹之心。狄希陈虽有丈夫之名，时怀鬼见阎王之惧，遇着孙兰姬这等一个窈窕佳人，留连爱惜，怎怪得他不拔肚牵肠！将他送的那双眠鞋，叫裁缝做了一个小小白绫面月白绢里包袱，将鞋包了，每日或放在袖内，或藏在腰间，但遇闲暇之时、无人之所，就拿出来再三把玩，必定就要短叹长吁，再略紧紧，就要腮边落泪。

那孙兰姬送的汗巾合那挑牙，狄希陈每日袖着。一日，素姐看见说道：“你这是谁的汗巾？拿来我看！”狄希陈连忙把汗巾藏放袖内，说道：“脱不了是我每日使的个旧汗巾，你看他则甚？”素姐说：“怎么？我看你一块子去了么^①？我只是要看！”狄希陈

^① 看你一块子去了么——等于说能看得你少了一块吗？一块子，一块，一部分。

没可奈何，只得从袖中取将出来。素姐接到手内，把汗巾展开，将那金挑牙也拿在手内看了一看，说道：“你实说，这是谁的？你要拿瞎话支吾，我搅乱的你狄家九祖不得升天！我情知合你活不成！”

狄希陈唬的那脸蜡滓似的焦黄，战战的打牙巴骨，回不上话来。素姐见他这等腔巴骨子^①，动了疑心，越发逼拷。狄希陈回说：“我的汗巾放在娘的屋里，娘把我的不见了，这是咱娘的汗巾赔了我的，你查考待怎么？”素姐说：“你多咎不见汗巾？多咎赔你的？我怎么就不知道？你怎么就不合我说？你这瞎话哄我！”把那汗巾卷了一卷，就待往火炉里丢。狄希陈说道：“这是娘的汗巾子，等寻着了我的，还要换回去哩，你别要烧了！”向素姐手内去夺。素姐伸出那尖刀兽爪，在狄希陈脖子上挝了三道二分深五寸长的血口，鲜血淋漓。狄希陈忍了疼，幸得把那汗巾夺到手内。素姐将狄希陈扭肩膊、拧大腿、掐胳膊、打嘴巴，七十二般非刑般般演试，拷逼得狄希陈叫菩萨、叫亲娘。

哄动了老狄婆子，听得甚详，知得甚切，料透了其中情节，外边叫道：“小陈哥，你拿我的汗巾子来！我叫你不见了汗巾子，拿了我的去，叫人胡说白道的！”素姐屋里说道：“好！该替他承认！我没见娘母子的汗巾送给儿做表记！”狄婆子道：“你休要撒骚放屁的寻我第二顿鞭子！”狄婆子发起狠来。这素姐虽是口里还强，说到那鞭子的跟前，追想那遭的滋味，也未免软了一半。这狄希陈亏不尽母亲出了一股救兵，不致陷在柳州城里。

谁知狄希陈脱了天雷，又遭霹雳。老狄婆子悄悄的背后审问他的真情，他只伸着头，甚么是答应。气的老狄婆子说道：“这

① 腔巴骨子——情态，神情。

们皮贼^①是的,怎么怪的媳妇子打!”狠的把手在狄希陈脸上指了两指,说道:“这要是你爹这们也谢地宁头^②,我也要打!”狄希陈站了会子,始终没说,去了。素姐在屋里家反宅乱的鬼吵。

狄希陈又要收拾上京坐监,置办衣裳,整顿行李。狄员外不放心教他自去,要自己同他上京。选定了日子,要同狄希陈往关帝君庙许一愿心,望路上往回保护。狄员外起来梳洗已毕,去唤狄希陈,还正在南柯做梦。听见父亲唤他,想起要到庙中许愿,匆匆起来,连忙穿衣梳洗,跟了父亲同往关庙许了愿心。忽然想起孙兰姬的眠鞋,因起来忙迫,遗在床里边褥子底下,不曾带在身边,恐怕被素姐简搜得着,这与那汗巾又不相同,无可推托,其祸不小。面上失了颜色,身上吊了魂灵,两步趑成一步,撇了父亲,一头奔到房内。

谁知素姐到还不曾搜得,正在那里洗脸。狄希陈止该相机而行,待时而动,等他或是回头,或是转背,有多少的东西弄不到腰里?谁知那心慌胆怯了的人,另是一个张智^③。人都不晓得这个诀窍,只说那番子手惯会拿贼,却不知那番子手拿贼的声名久闻于外,那贼一见了他,自己先失魂丧智,举止獐徨,这有甚么难认?那狄希陈心里先有了这件亏心的事,日夜怀着鬼胎,惟恐素姐得了真赃,祸机不测,他就合那“失了元宝在冯商客店里”^④的一般,没魂失措,也不管素姐见与不见,跑进房来,走到床上,从床里褥子底下见了那个白绫小包依旧还在,就如得了命的一般,也不管素姐停住

① 皮贼——山东方言詈词,指性子慢,反应迟钝的人。

② 也谢地宁头——侧斜着头颈。形容执拗、不听人劝说的样子。谢,同“斜”。也斜,斜侧。宁,同“拧”。

③ 张智——样子,举止。

④ 失了元宝在冯商客店里——出自戏曲《三元记》、《四德记》。失银的为客商赵甲,捡银的为客人冯商,客店主人为王以德。此云“在冯商客店里”,盖作者记误。